

流風之劍



青云子著

剑湖风流

青云子 著

(上)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1年·沈阳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青云子先生一部的力作，仅一部便立足于新派武侠小说之林而卓然于世，先生之功力表现于以史家之胆识，钩沉出武林秘史，于纷繁复杂的矛盾中，着力塑造了一个风流倜傥的少年剑客——南宫维道。

南宫维道风情万种，骨骼清秀，得造化老人之真传，于武功一道睥睨江湖，一时间江湖女儿趋之若鶩，但谁知一代侠豪却是一个身负血海深仇的遗孤。他尚在襁褓中就被迫追杀于荒野，及至童年又被仇家焚家杀父，颠波流离中不幸又落入“金龙帮”仇家虎口，遍尝人间之辛酸痛苦……及至青年又难断一个情字，几为情欲毁去武功，脂粉丛中失去理智，但终因侠义二字萦怀不散，临危不惧，为国扶正义，一举剿灭“金龙帮”……读后令人扼腕称奇！

善与恶，爱与恨，皆为一个情，此书堪称一绝！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章 舍身救孤.....	(3)
第二章 孤雏血泪.....	(37)
第三章 不死书生.....	(74)
第四章 金钗魔女	(113)
第五章 倒戈救美	(150)
第六章 白发红颜	(186)
第七章 荒山绮梦	(223)
第八章 红衣妇人	(261)
第九章 佛门风波	(299)
第十章 慈令普航	(337)
第十一章 独闯妖窟	(371)
第十二章 母子情深	(407)
第十三章 香囊之谜	(444)
第十四章 独挽浩劫	(500)
第十五章 将计就计	(552)
第十六章 荒山奇女	(589)
第十七章 情海梦断	(625)
第十八章 天理昭彰	(662)
第十九章 侠义千秋	(697)

引 子

中原武林自少林寺灵空上人倡议七大门派结盟，共维武林正义，结束了纷扰之局，十年来，道长魔消，平静无波。

灵空上人圆寂之后，由武当玉虚真人接掌七派令符。

日久则顽生，由于各门派私心自用，加之各门派滥收徒，良莠不齐，而又后继无人，趋于没落，令符逐渐丧失约束力，七派之盟，成了有名无实。

俗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正成了中原武林的真实写照。

先有三才教崛起于南方，接着，是金龙帮兴起于大河以北。

于是，群雄纷纷崛起，据地为尊，当然，其中也不乏正义之士。

各江湖帮派之间，为了本身的利益和野心，互相争伐兼并。

于是，中原武林又复为血雨腥风所笼罩，回到了十五年前熙攘纷争的局面，情势犹如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代。

这期间，许多残酷血腥的故事便应运而生，但也有可歌可泣的侠义故事涌现在这逆流当中。魔势猖狂，如果没有那些侠义之士，视生命如草芥，一心维护侠义之道，作中流砥柱，武林天下，岂非沦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然而，背上“侠义”之名，所付出的代价是惊人的。

就在这浊浪滔天的环境中，发生了这个千古为人唱颂的故事……

第一章 舍身救孤

朔风呼号，灰蒙蒙的天空，低得象要覆压下来。

阵阵黄尘，使大地变成了一片混沌，鸟雀潜踪，路少行人。

两骑顶着刺骨寒风，在黄尘滚滚的开封道上疾驶，马儿鼻息咻咻，口喷白沫，不断地打着前失，看来这两匹马已奔驰了不少路程，已到了精疲力尽的程度。

不久，黄尘止息，天空却飘起鹅毛大雪来。

视线较前开阔了些，这时，可以看出马上是两名三十岁的武士，遍身血污狼藉，形状狼狈不堪。

其中一名武士，右手控缰，左手抱着一个两尺长的布包。

一声悲嘶，一匹马倒了下去，把那抱布包的武士掀了下去，接着是“呱呱”的婴儿啼哭声，原来那布包里包的是一个婴儿。

另一骑忙勒住马，焦急地道：“师弟，摔伤了没有？”

那抱婴儿的武士摇晃着站起身来，一面拍着婴孩，一面颤声道：“没有！”

“马儿不成了，怎么办？”

“我们步……行吧。”

“师弟，你我受伤之身，能逃得出多远……”

“师兄，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了，对方可能就要追来……”

那被唤作大哥的武士，声色俱厉地道：“不，少主必须保全，你我弟兄受帮主的临危托孤，无论如何必须完成使命，方不负帮主知遇之恩……”

那唤作师弟的返身拉了拉缰绳，那匹马又悲嘶了数声，前蹄空踏，却挣不起来。

“唉，天不佑人，怎么办？”

远远地，雪花迷茫中，出现了数点人影。

“师弟，追兵到了！”

“我们只有舍马而行。”

“不，你换乘我的马，带着少主从小路快逃！”

“师兄，你呢？”

“我挡住追兵！”

“能……挡得住吗？”

“别管，你快走！”

“师兄……”

“人生自古谁无死，死得其时，死得其所，是武士最好的归宿。”

“师兄！”做师弟的悲呼了一声，泪随声下。

“师弟你要做不义之人吗？”声音凄厉得令人颤栗。

黑点移近了，可以看出是一帮快马。

“师弟，少主交给你了，你必须抚养他成人，投名师，习绝艺，去吧！”

“师兄，你的牺牲……”

“少废话，我们一齐走，决逃不了，我必须把对方引上别的道。”

“师兄……”

“上马，走！否则我做鬼也不饶你……”

那做师弟的被迫无奈，抱着婴孩，上了另一匹马，悲呼道：“师兄，愿天保佑你！”

“师弟，来生再见了，愿我们下一世仍做师兄弟……”

字字悲壮，语语断肠，铁石心肠的人听了，也要为之落泪。做师弟的双腿一夹马腹，离大路，从斜刺里疾驰而去，追兵更近了，几乎可见马上的衣着。

那做师兄的悲凉地一笑，手拍那跪在地上的马匹，道：

“马儿，马儿！你若有意成全我，就勉力驮我一程，我们得离这里远些！”

那马儿似乎通灵性，居然奋力站了起来，武士攀上马背，一声吆喝，马儿踉跄迈开四蹄，朝前奔去。

“哒、哒、哒……”

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夹着数声暴喝，十余骑马围了上来，马上人一色的黑色劲装，衣襟上绣着一条小小的金龙，为首的是一个面目阴沉的中年文士，青色儒衫，肋下斜跨一个招文袋。

十余武士，纷纷下马，围成了一个圆圈。

中年文士嘿嘿一笑道：“范文昭，你们脚程很快，令师弟吴方呢？”

那叫范文昭的武士，滑下马背，喘着气道：“申叔和，当真要赶尽杀绝？”

“斩草不除根，来春必另发，范文昭，对敌人宽大，便是对自己残忍，你懂得这道理，令师弟呢？是否已经先行了一步？……”

说完，在马上摆了摆手，道：“你们分一半去追！”

立即，有八名武士，跃上马背，风驰电掣而去。

范文昭厉声叫道：“我杀尽你们这批刽子手……”

“唰！”地一声，长剑出鞘。

中年文士飘身下马，迫到范文昭身前阴沉沉地道：“姓范的，放明白些，你师兄弟犯不上替主子卖命，识时务者为俊杰……”

“放屁！”

“嘿嘿嘿嘿，别口出不逊，区区是念在你兄弟成名不易，所以好言相劝。”

“鬼手秀才，我斩了你！”

话音一落，一剑挥了出去，剑风飒飒卷得雪花向四处流散。

鬼手秀才申叔和单掌一挥，一道阴风卷处，范文昭连退了三步，手中剑几乎脱手飞去。

同一时间，两名武士的剑尖，已抵住了他的后心。

鬼手秀才又是阴沉沉地一笑，道：“范文昭，‘流云双剑客’的剑法，曾驰名武林，难逢三招之敌，可惜阁下身负重伤，强弩之末不足以穿鲁缟……”

“住口！范某恨不能把汝等剑剑诛绝。”

“可惜，阁下办不到了，是吧？”

“你准备把本人怎么样？”

“不怎么样，只要好好交出那小孩，以令师兄弟的身手名望，敝帮主必当重用！”

“哈哈，范某岂是卖主求荣之人，你看错人了。”

“阁下当知擒虎容易纵虎难？”

“范某人并无视于生死！”

“死得有价值吗？”

“当然。”

“充其量落个家奴之名而已……”

“哈哈哈哈哈，范某人是家奴，你呢？是家奴还是走狗？”

鬼手秀才脸色一沉，喝道：“带走！”

范文昭身形一动，背后的双剑穿皮入肉，剧痛钻心，禁不住地哼出声。

他被反剪双手，挟带上马，一声呼哨，数骑马上了道。

雪，不知在何时停了，灰暗的天空，使人分不出什么时辰。

奔了一程，只见一骑快马，迎面飞奔而至，双方齐齐勒马，道中来者是一名同样装束的金龙武士，那武士滚鞍下马，双手抱拳，躬身向鬼手秀才申叔和一礼，道：“稟师爷，三方人马业已到齐。”

“怎么样？”

“没有发现。”

鬼手秀才申叔和沉吟了一会，道：“传令分成六队，严搜五十里之内！”

“遵命，”那武士应了一声，跃上马背，回头驰去。

鬼手秀才申叔和左右顾盼道：“到道旁林中去。”

数骑武士拨马入道旁林中，择了一个空地，把范文昭绑在树上。

鬼手秀才申叔和狞笑一声，道：“姓范的，说出你师弟藏身之地。”

“不知道！”

“不说？”

“姓申的，你这话说得多余！”

“啪！啪！”两记耳光，打得范文昭口喷血沫。

“说是不说？”

范文昭目眦欲裂地吼道：“申叔和，要我说吗……”

“范文昭你不想尝试在下的‘鬼手搜魂’吧？”

“你有什么酷毒手段，尽管使出来吧，大不了一死。”

“想死吗？死不了呢？”

“我范文昭死了变成鬼也要追你等之魂。”

“有种！”随着喝话之声，鬼手秀才挥手一拂，范文昭顿时惨号起来。身躯扭曲，额头汗如雨，那捆绳由于拼命地挣扎，陷入肉内，血水股股而流，惨不忍睹。

“说是不说？”

“办不到！”

“范文昭只消片刻，你将终生残废……”

“死……且不惧……残废……又如何！”

“算你有种！”

伸手又是一拂。一声凄厉刺耳的惨叫，范文昭口鼻溢出血来，面孔已失去原形，目眦尽裂，血水顺眼角而下。

“说了吧？”

惨号逐渐减弱，变成了牛喘。

鬼手秀才申叔和不知想了什么主意，竟然出指解了范文昭‘鬼手搜魂’的禁制，范文昭长喘了一口气，头垂在胸前，看来与死去差不多。

“姓范的，你是存心舍身取义了？”

范文昭抬起了头，睁大了失神的血眼，惨厉但低沉地说：“正是如此。”

“范文昭，在下为你不值，空负大好身手，不思轰轰烈烈地在武林中创一番事业，却为已死的主子尽愚忠，守愚义，‘宏道会’已经冰消瓦解！……”

“你放屁！”

“范文昭，最后一句话，你说不说出那小孩藏匿之所？”

“不说！”

“很好，说与不说都是一样，告诉你，一根针也要寻它出来。别说是一个人，时间迟早而已，区区在下不想杀你，只取你两只脚掌，让你痛苦一辈子……”

范文昭大叫一声，喷出一口鲜血，面容惨厉如鬼。

鬼手秀才申叔和退后一步，厉声道：“六号剑手！”

一名武士应声而到：“弟子在！”

“砍掉他的足掌！”

“遵命！”

“六号剑手”向前跨了几步，手中剑一扬，朝范文昭双足踝扫去。

“哇！”

一声惨号，震得在场的心旌摇摇，头皮发麻。

一条灰影疾掠而过。鬼手秀才申叔和大喝一声：“什么人？”

弹身便向灰影追去，他的反应，不谓不神速，但灰影太快了，快得有些不可思议，追出一段，什么也没看到，折返现场，只见地上躺着“六号剑手”的尸体，捆在树上的范文昭不见了，树身上印了一个狐狸头的粉记。

在场的武士，全都直了眼。

鬼手秀才申叔和望着那“狐狸头”粉记，颤声道：“这老怪物怎会插上这一手？”

众武士只有惊讶的份儿，武士之一忍不住问：“请问师爷，这粉漏子狗头……”

“什么，你连狗头狐狸头都分不清？”

那武士面上一红，尴尬地道：“是的，请问狐狸头是何人的标记？”

鬼手秀才申叔和沉默了片刻，才说道：“听说过‘野狐禅’这名号吗？”

“野狐禅？！”

武士当中有人惊呼出声，但大半数仍是一脸茫然之色。

那原先发问的武士道：“属下孤陋寡闻，请问‘野狐禅’何许人也？”

鬼手秀才申叔和皱着眉头，道：“我也是仅闻其名，不认其人……”

“哦！”

“据说是一个野和尚……”

“野和尚？”

“嗯，传说中，这野狐禅名虽和尚，其实荤腥不忌，根本不守佛门戒律，功高莫测，出道极早，性情怪癖，难缠难惹，凡经他插手的事，现场均留狐狸头粉记，其人行踪飘忽，有时数年不露面，所以其名不彰……”

“不知道他为什么插上这一手？”

“也许是偶然，也许和‘流云双剑客’有什么渊源。”

“不知师爷对此事有……”

“这是意外，帮主定能原谅。”

“如‘野狐禅’与本帮做了对……”

鬼手秀才申叔和脸色一变，道：“此时不论这事。”

就在此时，一骑马疾冲入林，马上人高呼一声：“金龙爷！”

所有武士全部神情肃然，鬼手秀才申叔和躬身道：“接令！”

马上武士高擎一支绣有金龙的三角小旗，口里朗声道：

“帮主有令，关于追捕‘宏道会’遗孽之事，务必加紧完成，授权师爷申叔和，见机行事，本帮各堂主以次，所有弟子悉

听指挥，此令！”

“遵令。”

武士收了令旗，掉头驰出林去。

‘金龙帮’为了搜杀“流云双剑客”与“宏道会”会主的遗孤，全帮高手倾巢而出，由该帮师爷“鬼手秀才”申叔和坐镇开封府指挥行动。

半月以来，铁骑四出，密探四布，把周围百里弄得鸡犬不宁，但要搜捕的对象，却如石沉大海，半点消息也没有。

开封城外西南角约五里的佟家别墅，地处郊野，四无人家，近来不分昼夜，各色人等进出不停，显得诡秘万分。

这一天，晌午时分，一个身背箩筐，弓腰驼背的人，来到了佟家别墅护庄河桥头，此人一顶大凉帽遮住头脸，叫人看不出年龄和面貌，手拄拐杖，样子是拾破烂的，但捡破烂的说什么也不会捡到这地方来。这就有点奇怪了……

“站住！”

吆喝声中，两名黑衣汉子出现桥头，拦腰一站。

那怪人站住了，却没有抬头。

两壮汉之一喝问道：“长眼睛了吗？这是什么地方？”

怪人沉声答道：“这不是佟家别墅吗？”

壮汉一翻牛眼，冷笑一声：“不错。”

“也是‘金龙帮’新成立的分舵？”

两壮汉一怔，下意识地摸了摸剑柄，那问话的道：“朋友是有为而来？”

“当然！”

“什么来路？”

“不必问，区区要见你们的申师爷。”

“什么，要见我们的申师爷？”

“不错。”

“有何贵干？”

“这不是你们能问的。”

那壮汉又是一愕，但随即冷笑了一声：“朋友，至少你得报上姓名。”

怪人抬头，挺腰，掀帽，两道如电目光，直射在壮汉面上。

壮汉心头一震，颤声道：“阁下到底是何方高人？”

“流云双剑客之一的吴方。”

两壮汉闻言，面色大变，双双后退了两步，另一壮汉这时开了口：“阁下就是……吴大侠？”

“不错！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

“在下立即禀报……”

“慢着，要申叔和出来见我。”

那壮汉怔了一怔，转身奔入庄中。

工夫不大，一个中年文士后随着八名“金龙帮”的武士匆匆奔出。

双方在桥头照了面。八名武士散了开来，各占了方位拔剑在手。

吴方冷笑道：“不必紧张，区区不是来流血的！”

鬼手秀才申叔和一摆手：“你们都退后。”

八名武士齐齐退到桥头另一端。原先那壮汉下桥回到哨位。

鬼手秀才前行两步，距吴方八尺站定。

吴方嘿嘿一笑，道：“阁下感到意外吧。”

“感到十分意外！”

“区区此来，是为了一桩交易。”

“交易？什么交易？”

“在下愿意献出会主遗孤……”

鬼手秀才愕然大震，继而哈哈大笑道：“阁下这是明智之举。”

吴方沉声道：“什么意思？”

“以时务者为俊杰，敝帮主已下了决心，动员全帮人马，不达目的不罢休……”

“不过，你并没有捉到我。”

“阁下知道这只是时间问题。”

“未见得。”

“好，言归正传，阁下若是自动献出幼婴，帮主必当重用，以令师兄弟的身手，定可辅佐帮主完成大业。”

“住口！区区并非为此而来。”

“那是为什么？”

“区区说过是为了一桩交易。”

“哦，愿闻。”

“交换师兄范文昭！”

鬼手秀才面色微微一变，心想，看来范文昭被野狐禅救走的事，吴方并不知道，显然，他们师兄弟并无联系。

心念间，阴阴一笑，道：“阁下背的筐子，想来便是幼婴？”

“不错。”

“何不放下？”

“我师兄呢？”

“哈哈哈哈，人言‘流云双剑客’份虽同门，亲如骨肉，当真不假，可惜……”

“可惜什么？”

“阁下暂时见不到令师兄了。”